

聘禮
下



纂修官惠士奇
 謄錄監生 廷瓚

聘禮第八卷下

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

正義鄭氏康成曰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韠之弁
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



為衣而素裳牲殺曰饗生曰餼今文歸或曰饋。賈氏
公彥曰自此盡無備論主君使卿歸饗餼于賓介之事
云變皮并服韋并敬也者案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
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并服後云視朝皮并服則
韋并尊于皮并今行聘享之事等皆皮并至歸饗餼則
韋并故云敬也云韋并韎韋之兵兵服也者鄭知并用
韎韋者案司服注鄭引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韎韋之附
注又云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故知用韎韋也
韎即赤色以赤為并也云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
者鄭注司服云韋并以韎韋為并又以為衣裳又韎韋
之附注鄭志解此附注以附為幅以注為屬謂制韋如
布帛之幅而連屬為衣及裳今知此鄭云以韎布為衣
而素裳全與兵服異者既為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
故為韎布為衣而素裳鄭志兵服以其與皮并同白鳥
故以素裳解之此言素裳又與鄭志同若然唯變其衣
耳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衣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賈氏公彥曰鄭知義然者案下云實皮弁迎大夫是受之用皮弁為尊服明此著朝服朝服卑於皮弁是示不受言示不受終受之也

有司入陳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賈氏公彥曰按上文直云致館及即館不辨廟與正客館之名案

下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皆是大夫士之廟下文又云揖入及廟鄭據此而言明陳之於廟也曾子問孔子文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即卿大夫之廟一也孔子又云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鄭注云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彼是正客館彼此兩言之者若朝聘使少則皆於正客館若使多則有在大夫廟多少不定兩言之也

按掌大行人及掌客積與饗餼各別此注以饗餼為陳其積者對文饗餼與積別散之文總是委積故云積也

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飪與腥。教氏繼公曰殺牲而割
身焉曰饗周官內外饗皆掌割身之事此禮有飪有腥
乃曰饗者主於飪而言也

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

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

鮮腊設局鬲腳臠臠蓋陪牛羊豕

腊音昔局古瑩反鼎七狄反腳

音香牛臠也臠許云反羊臠也臠許堯反豕臠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陪鼎三牲臠腳臠臠陪之庶羞加也

當內廉辟堂塗也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膚豕肉也

惟燂者有膚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

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

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賈氏公

彥曰云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鄭言此者以其膚是

豕肉腸胃是腹內之物而在肉前者以其腸胃出於牛

羊故在膚前列之也云膚豕肉也惟燂者有膚者君子

不食圉腓犬豕曰圉若然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

故士喪禮豚皆無膚

膚而無腸胃也且豕則有膚豚則無膚以其皮薄故也

豕以四解亦無膚故既^大遣奠少牢無膚以比豚解故

也云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者先

陳其位者南陳已上是也後言其次者牛羊豕^已以下是

也案設殯直言西九東七不言次陳位殯是小禮輕之

故也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者言宮必有

碑者案士昏及此聘禮大夫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

射庠序之內亦有碑祭義云君牽牲麗於碑則諸侯廟

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寢內不見有碑

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言所以

識日景者正東西南北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

又云引陰陽者又觀碑景南北長短日南至景南北最

長日北至景南北最短二至之間景之盈縮陰陽進退

可知也云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者廟

碑麗牲麗繫也案祭義云君牽牲麗於碑以其鬻刀以

取血毛毛以告純血以告殺兼為此事也

辨正朱子曰注引陰陽引字疑當作別。李氏如圭曰

陪者陪牛羊豕正鼎之後也不用豕腸胃者君子不食

圖腴內廉西階之東廉也階有東西兩廉近堂之中者

為以辟堂塗而設之內廉陪鼎當階內廉則設於西階之東矣鼎當階內廉則堂塗直階也

案鼎設局局脚腫脰盖局貫以舉鼎覆以辟塵盖者

鼎之鉉也局局設以備用不用則去之故言設鉉為鼎

盖在鼎之上故不言設局長者三尺短二尺木為之局

以編茅為之鉉用金飾以玉易鼎卦六五金鉉上九玉

鉉即鼎之盖或謂之局或謂之局失之甚矣盖為尚温

七注局獨脚腫脰有盖者尚温也康成無注故補之

以蓋為鉉則凡鼎皆有鉉何獨言脚腫脰盖

南陳如飪鼎二列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腥者所以優賓也。賈氏公彦曰

云優賓者案下文士四人皆餼大牢無腥是不優之也

。教氏繼公曰鼎二七降於子男也周官掌客言子男

取血毛毛以告純血以告殺兼為此事也

辨正朱子曰注引陰陽引字疑當作別。李氏如圭曰

陪者陪牛羊豕正鼎之後也不用豕腸胃者君子不食

圉腴內廡西階之東廡也階有東西兩廡近堂之中者

為以辟堂塗而設之內廡陪堂階內廡則設於西階之東矣鼎當階內廡則堂塗直階也

案鼎設局局脚腫脰盖局貫以舉鼎局覆以辟塵盖者

鼎之鉉也局局設以備用不用則去之故言設鉉為鼎

盖在鼎之上故不言設局長者三尺短二尺木為之局

以編茅為之鉉用金飾以玉易鼎卦六五金鉉上九玉

鉉即鼎之盖或謂之局或謂之局失之甚矣盖為尚温

此鉉鼎獨脚腫脰有盖者尚温也康成無注故補之

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

南陳如鉉鼎二列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腥者所以優賓也。賈氏公彦曰

云優賓者案下文士四人皆餼大牢無腥是不優之也

。教氏繼公曰鼎二七降於子男也周官掌客言子男

饗餼云腥十有八無鮮魚鮮腊加者可殺也如飪亦如其北上上當碑也設鼎於階前皆辟堂涂其在西階前者宜少東此則此宜少西也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

其南醢醢屈非音九菹莊居反醢他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戶室戶也東上變於親食賓也醢醢

汁也屈猶錯也今文並皆為併。賈氏公彦曰云設於

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內醢醢屈者謂其東

上醢醢醢醢西昌本昌本西麋鷓麋鷓西菁菹菁菹北

鹿鷓鹿鷓東葵菹葵菹東蜎醢蜎醢東韭菹此經直云

韭菹醢醢屈知此昌本以下八豆者案公食下大夫六

豆韭菹醢醢昌本麋鷓菁菹鹿鷓又云上大夫八豆

鄭注云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豆數加葵菹蜎

醢以充八豆若然案朝事八豆菁菹鹿鷓下仍有茆菹

麋鷓不取而取饋食葵菹蜎醢者案少牢正祭用韭菹

醢醢葵菹蜎醢朝事饋食之豆兼用之明此賓上大夫

亦兼用朝事饋食之豆以充八豆可知云東上變於親
食賓也者案公食大夫公親食賓云宰夫自東房薦豆
六設於醬東西上此云東上是變於親食賓也云屈猶
錯也者猶下經錯黍此經菹醢不自相當皆交錯陳之
故云錯也

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

正義鄭氏康成曰黍在北。賈氏公彥曰云繼者繼八
豆以西陳之。李氏如圭曰繼豆以西黍南稷稷西黍
黍北稷八簋間錯陳之。敖氏繼公曰八簋黍稷各四
也錯者取其二物相間之意

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

正義鄭氏康成曰鉶羹器也。賈氏公彥曰此不言絳
屈錯者絳文自具故不言之也案此文上下絳屈錯似
各別鄭此注屈猶錯士喪禮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絳
注云絳猶屈又似不別者云絳屈二者下手陳之少異
屈者句而屈陳之絳者道屈陳之不為句陳訖則相似

故注士喪禮云絳猶屈言錯者間雜而陳之與絳屈同
或屈陳而錯此文是也或絳陳如錯公食大夫是也故
公食大夫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
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是以直絳錯之也

兩簋繼之梁在北

正義鄭氏康成曰簋不及^次簋者梁稻加也凡饌屈錯要
相變。賈氏公彥曰凡豆及簋之數皆耦兩自相對而
陳之其六鉶絳者牛及豕二者相變羊豕相當不相變

以其大牢牛羊豕不耦故羊豕不得變也

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

正義鄭氏康成曰壺酒尊也酒蓋稻酒梁酒不錯者酒

不以雜錯為味。賈氏公彥曰此陳饗餼堂上及東西
夾簋有二十簋六上文設殯時與此堂上及西夾其對
則簋十四簋四案掌客設殯公侯伯子男簋同十二公
簋十侯伯簋八子男簋六此殯之簋數及饗餼之簋數
皆多於君又此中致饗餼於賓醢醢百糗米百管周禮

上公壘筥百二十侯伯壘筥百子男壘筥八十子男少
於此卿大夫禮禮或損之而益此其類也

西夾六豆設于西牖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
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
東豕豕以北牛兩簋繼之梁在西皆二以並南
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

正義鄭氏康成曰東陳在北牖下統於豆。賈氏公彥
曰六豆者先設韭菹其東醢醢又其東昌本南麋鷓麋

鷓西菁菹又西鹿鷓此陳還取朝事之豆其六簋四鉶
兩簋六壺東陳其次可知義復與前同也

饌于東方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東方東夾室

西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韭菹其東醢醢也。賈氏公彥曰
云西北上者東辟下南陳西北有韭菹東有醢醢次昌
本次南麋鷓次西有菁菹次北有麋鷓亦屈錯也上西

夾饌六豆直言北上不云西北上此東夾獨云西北上者以其西夾言北上其東醢醢是西北上可知此東夾饌若不言西北上恐東夾饌從東辟南陳以東北為上其西有醢醢與西夾相對陳之故云西北上見雖東夾其陳亦與西夾同是以鄭云亦非道其東醢醢也

壺東上西陳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在北牖下統於豆

醢醢百壘夾碑十以為列醢在東

壘鳥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醢在東醢穀陽也醢肉陰也。賈氏公彥曰案既夕禮云壘三醢醢屑鄭注云壘瓦器其容亦蓋一殼旣人云簋實一殼又云豆實三而成殼四升四豆則壘與簋同受斗二升也禮器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注云壺大一石瓦甒五斗即此壺大一石也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者上陳鼎云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西北上上當碑南陳下腥鼎亦如之此言夾碑自然在鼎之中央可知

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
牛羊豕

正義鄭氏康成曰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寢右亦居其左。賈氏公彥曰先言饗後言餼者陳者先以熟為主是以先陳饗饗下即陳熟物繼之故六豆以下相次此餼是生物其下次陳芻薪米禾之等相繼也云豕束之寢右亦居其左者豕束縛其足北首寢卧其右亦人居其左案特牲云牲在其西北首東足鄭注云東

東足者尚右也與此不同者彼祭祀法用右胖故寢左上右士虞記云陳牲於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鄭注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變吉故與此生人同也。李氏如圭曰陳於門內之西為其賤汙館庭使近外

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梁

稻皆二行稷四行

筥居呂反
行戶郎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為列列當醢醢南亦相變也此言中庭則設

碑近如堂深也。賈氏公彦曰知北上東西為行者以經云北上明橫陳可知黍兩行在北次梁兩行次稻兩行次南稷四行所以不用稻為上者稻梁是加黍稷是正故黍為上端稷為下端以見上下而稻梁居其間亦相變也者亦上絳下錯之義云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者陳鼎上當其碑南向陳之醴醴夾碑在鼎中夾亦南向陳之今米為宮在醴醴之南北之中則碑近北可知言堂深者猶若設洗南北以堂深相似若然碑

東當洗矣。李氏如圭曰醴醴言醴在東則東北為列米言北上則東西為列米繼醴醴設之知在醴醴南也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籩設于門東為三列

東陳

籩劉色縷
反一音速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秉籩數名也秉有五籩二十四斛也籩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籩或為逾。賈氏公彦曰云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者上文飪一牢腥二牢是三牢死故米禾皆三十車并下禾

三十車亦是視死牢也云秉籩數名也秉有五籩二十四斛也者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秉一秉十六斛又有五籩為八斛總二十四斛也云籩讀若不數之數者以籩為數名此從音讀其字仍竹下為之下記注云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籩者量器之名

禾三十車車三秬設于門西西陳

秬丁故反四百
秉為秬字林疾

反加

正義鄭氏康成曰秬數名也三秬千二百秉。賈氏公

考曰下記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稷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三四十二為千二百秉也

薪芻倍禾

正義鄭氏康成曰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米芻從禾四者之車皆陳北軸凡此所以尊重禮也聘義曰古之用材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尊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耳。賈氏公彥曰云薪從米芻從禾者

以經云倍禾恐並從禾陳之故也云四者之車皆陳北
輶者以其內向為正

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使者卿也。賈氏公彥曰云外
門外者謂於主人大門外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云大
夫使者卿也者即上卿韋弁者也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

之於門內謙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諸侯
行舍於諸公廟大夫行舍於大夫廟。賈氏公彥曰云
使者止執幣者下經始云大夫奉束帛入明此賓揖入
入時使者止執幣可知云賓俟之於門內謙也者聘時
主君揖入立於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敵故賓在門內
謙也門內即宇下故下賓問卿云及廟門大夫揖入鄭
注入者省內事既而俟於宇下是也

大夫奉束帛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其所以將命

入三揖皆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猶並也使者尊不後主人

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

正義鄭氏康成曰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
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

三讓。賈氏公彥曰云讓不言三不成三者三讓三辭
賓三讓大夫即升無三辭則不成三也云公雖尊亦三
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者此據公為主人亦有
三讓故上行聘時云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亦是
公先讓先升故成三讓是以聘義云三讓而後升也

賓從升堂北面聽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北面於階上也

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拜再稽首拜餼亦如

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以束帛同致饗餼也賓殊拜之敬也重君之禮也。賈氏公彥曰大夫以束帛同致饗餼今賓拜饗又拜餼殊拜之者敬主君故也

大夫辭升成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賓

受幣堂中西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趨主君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

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

正義鄭氏康成曰老家臣也賓出迎欲備之

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先升敵也皆北面。賈氏公彥曰前大夫奉君命歸饗餼故先升一等今賓私備使者無君命體敵故賓先升在館如主人之儀故也知皆北面者以其體敵

庭實設馬乘

正義鄭氏康成曰乘四馬也

賓降堂受老東錦大夫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止不降使人餘尊。賈氏公彥曰凡賓主體敵之法主人降賓亦降今賓降使者不降者使之餘尊雖合降而不降

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致命非君命也

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稽首尊君客也致對有辭也

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賈氏公彥曰

此賓宿使者體敵之義經云授幣於楹間南面知賓不南面並授而云賓北面授者凡敵體授受之義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今尊君之使是以大夫南面賓北面故知賓北面授幣

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廟門從者亦訝受之。賈氏公彥
曰言亦者上賓受禮時受幣馬云賓降執左馬以出上
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
餼皆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周禮曰
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拜亦皮弁服。賈氏公彥曰
知拜謝在大門外者以其直言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
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引周禮者欲見賓客發館至
朝來往皆掌訝前驅為之導知此拜亦皮弁者以其受
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弁也公食大夫云若不親食使
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賓朝服以受明日賓
朝服以拜賜於朝故朝服受朝服拜則知此皮弁受亦
皮弁拜可知。李氏如圭曰鄉射禮明日賓拜賜於門
外主人不見知此拜饗餼亦於大門外也拜於大門外
而曰拜於朝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

上介饗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賓介在異館

○賈氏公彥曰自此盡兩馬束錦論主君使下大夫歸
饗餼于上介之事

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者賓西夾之數

西夾亦如之筍及糝如上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所不賤者尊介也言如上賓者明

此賓客介也。賈氏公彥曰云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者案下文云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是上介有不與賓同者前經不言如上賓獨此經言如上賓以其此饗餼大禮兩夾筍及糝如上賓以其客此上介如上賓之禮也。教氏繼公曰上介之牢與其鼎饌者皆殺於賓而筍及糝獨否亦盛大禮也又此二者皆不視牢數以為隆殺故得與賓同筍從餼乃與糝並言者曰與賓同而并及之

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凡餼以下

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

饋之兩馬束錦似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宮設于門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牢米不入門略之也米設當門亦十

為列北上牢在其南西上。賈氏公彥曰自此至無饋

論使宰夫歸餼於衆介之事上文賓與上介米陳
碑南

餼陳門內此不入門陳於門外者鄭云略之也云米設

當門亦十為列北上彼亦當門此直云設於門外不云

東西明當門北上與賓同云牢在其南西上者以此餼

本設於庭在門內由士介賤不得入門此餼本非門外

東西之物宜當門陳之云牢在其南西上者以其賓上

介餼在米南門西東上明知此牢亦在米南而西上為
異耳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紼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帛亦
略之士介西面拜迎。賈氏公彥曰案下記云士館於
工商則此致者在工商之館宰夫從外來宜在門西東
面云士介西面拜迎者以其士介為主人故西面上賓
與上介米禾皆視死牢且有芻薪米禾此士直有生餼

無死牢則無芻薪米禾矣

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於牢東面自牢後適宰夫右受由
前東面授從者。賈氏公彥曰知自牢後適宰夫右受
者以其宰^牢東北面拜明在宰夫東南從牢後來適宰夫
至宰夫之後受取牛便故也必知在宰夫右受見前君
使士受私覲之馬適其右受知此亦在右受也君使士
受私覲由前此由牢後與受馬不同者牛畜擾馴與馬

有異故得從其後適宰夫右取便也云由前東面授受從者於宰夫之後受牛遂由宰夫之前東授從者亦是取便也

無儻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受拜送之矣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于朝

賓朝服問卿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皮弁別於主君卿每國三人。賈

氏公彦曰自此盡無儻論賓齋聘君之幣問主國卿之事云不皮弁別於主君者對上文行聘享私覲皆皮弁此朝服降一等

卿受于祖廟

正義鄭氏康成曰重賓禮也祖王父也。賈氏公彦曰卿受鄰國君所問之禮不辭讓者以其初君送客之時賓請有事於大夫君禮辭許是以卿不敢更辭故下記云大夫不敢辭云祖王父也者以天子受於文王廟諸

侯受於太祖廟大夫下君則受於王父廟

下大夫饋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士擯者既接於君所急見之。賈氏公彥曰直云大夫饋無士擯者以其設擯介多者不敢負示行事有漸賓行聘享於主君之時卿已與賓相接故急見之不須士擯

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

夫揖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宇也。賈

氏公彥曰大夫二門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未及廟門而有每門者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南北暨墻墻皆閣門假今王父廟在東則有每門每曲之事云入者省內事也者曲禮云請入為席是也云既而俟於宇者宇門屋宇也知俟於宇者下云賓入三揖皆行賓與卿並行以卿俟於宇故得並行與卿三揖不俟於庭者下君也

案曲禮云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
主人肅容而入此卿既入不重出迎客者彼曲禮平常
賓客故重出迎客此聘問之賓與平常賓客異上君揖
賓不重出此卿亦不重出與彼同但在庭與在宁不同

通論

李氏如圭曰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郭氏云人君

視朝所宁立處李廵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孫炎曰門
內屏外人君所宁立處也人君路門外有正朝故視朝
則宁立於門內兩塾間門屏之間者謂門內屏外据諸
侯內屏而言也此經言大夫揖入則既入門內矣下云
三揖皆行凡至門內雷為三揖之始則省內事之後出
俟於門內雷南兩塾之間

擯者請命

正義

鄭氏康成曰亦從入而出請不几筵辟君也。賈

氏公彦曰亦者亦君受聘時擯者從君而入几筵既設
擯者出請此擯者亦從卿而入省內然後出請

庭實設四皮

正義鄭氏康成曰麋鹿皮也

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猶並也古文曰三讓。賈氏公彥曰不從古文者亦是不成三故賓先升一等大夫從升堂故不從三讓也

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先升使者尊

賓東面致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致其君命

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
西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

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僨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僨賓辟君也。賈氏公彥曰上文賓行聘享訖而君禮賓有束帛乘馬敵者曰僨今卿不僨賓者辟國君也

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賈氏公彥曰自此至授老幣論賓行私面於卿之事賓私面於卿其幣多少與私覲於君同故云如覲面幣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者覲面並文其面為質若散文面亦為覲故鄭司儀注云私面私覲也又左傳云楚公子棄疾以乘馬入匹私面鄭伯是也

通論李氏如圭曰如覲幣亦束錦乘馬春秋傳楚公子棄疾聘於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勞諸袒不敢見固請見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封以馬二匹非常禮故見鄭伯亦曰私面

賓奉幣庭實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庭實四馬。賈氏公彥曰以其言如覲幣故知庭實四馬也

入門右大夫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於賓入自階下辭迎之。賈氏公彥曰知階下辭者以其授老幣時降故也。知迎者下文揖讓如初明迎之可知。

存疑教氏繼公曰大夫不出門迎以面與問禮相因也。凡自敵以下客禮之相因而行者惟於內俟之。大夫辭者於中庭南面辭之也。於是賓少立於入門左之位以俟設庭實焉。

案注大夫於賓入自階下辭迎之而教氏謂不出門迎。經文有辭無迎亦可備一說。

賓遂左

正義鄭氏康成曰見私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為若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主之階主人固辭於客然後客復就西階。

庭實設揖讓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至庭中疾並行。賈氏公彥曰云大夫至庭中旋並行者賓初入門右大夫階下辭賓

賓遂門左大夫至庭中迎賓大夫迴旋與賓揖而並行
北面言如初者大夫不出門惟有庭中一揖至又揖再
揖而已

大夫升一等賓從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先升道賓

大夫面西賓稱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稱舉也舉相見之辭以相接

大夫對北面當楹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

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幣楹間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

○賈氏公彥曰知賓北面授者以云大夫南面退西面

立言退明賓不得南面又見下文賓當楹再拜明北面
授因拜可知云受幣楹間敵也者凡授受之義在於兩
楹之間者皆是體敵故昏禮云授於楹間南面注云授
於楹間明為合好其節同也是以曲禮云卿與客並然
後受注云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受或有訝受者

是相尊敬之法則此云大夫南面賓北面授雖是敵禮
是尊大夫故訝受又前致饗餼擯使者於楹間賓北面
授幣鄭云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自餘不在楹間別相尊
敬前云公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鄭注東楹之間亦
是君行一臣行二又云公禮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
云亦訝受又賓覲云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如此之類
不在兩楹之間者皆非敵法故就文解之

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覲介奉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
君尊衆介始覲不自別也上賓則衆介皆從之。賈
氏公彥曰自此盡再拜送幣論上介私面於隣國卿之
事云特面者異於主君者介初覲主君之時不敢自尊
別與衆介同執幣而入今私面與鄰國卿不與衆介同
而特行禮焉故云特面者異於主君也云士介也不從
而入者對覲君時衆介從而入云上賓則衆介皆從之

者上介言特面則賓問卿與私面介皆從可知

皮二人贊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儷皮也

入門右奠幣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等也

大夫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辭上介則出

擯者反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還於上介也

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亦先升一等今文曰入設

介升大夫再拜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如楹間南面而受

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介既送幣降出也大夫亦授老幣

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覲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

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亦為士介辭。賈氏公彥曰自此至拜辱論上介私面於隣國卿之事云賓亦為士介辭者亦者亦士介私覲於主國君時故云亦也

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顧言去

擯者退大夫拜辱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送也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嘗使至已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賈氏公彥曰自此盡於卿之禮論主國下大夫嘗使至已國者聘若使上介以聘問之事

上介朝問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賈氏公彥曰三介是下大夫小聘之禮據此篇大聘使卿五介小聘使大夫三介若大國之卿七介小聘使大夫五介小國之卿三介小聘使大夫一介也曲禮云倣人必於其倫故問下大夫還使上介是各於其爵易以相尊敬者也

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

大夫若不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故也。賈氏公彥曰自此盡不拜論主國卿大夫有故不得親受聘君之幣之事言有故者或有病疾或有哀慘不得受其問禮

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賈氏公彥曰云不拜不當主人禮也者案周禮宗伯云大賓客則攝而載裸鄭注云宗伯代王為裸拜送則王亦此類拜

是致敬之事不可代人拜故直受之而已不拜之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

今文歸作饋
下及記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

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賈氏公彥曰自

此盡賓拜禮於朝論主君夫人歸禮於賓與上介之事

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禮婦人無

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

人使者以其致辭於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

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

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竝東陳

正義鄭氏康成曰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臣設於戶東又

辟饌位也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賈氏公彥曰

言籩豆六東陳者其饌自戶東為首二以並東陳先於

北設脯即于脯南設醢又於醢東設脯以次屈而陳之

皆如上也云其設脯其南醢屈者此約君禮設豆法云

韭菹其南醢醢屈故知此醢在南屈陳之

餘論 教氏繼公曰：籩豆六與子男之禮同，重聘使也。凡設籩豆，自二以上皆先豆後籩。言籩豆者，文順耳。此六豆六籩皆宜用朝事者，而各去其末之二。其設之之禮，則豆皆在西，籩繼之而東。韭菹其南，醯醢屈以終。麇其南，蕡亦屈以終。饗餼之禮，其饌各有所屬。戶西之饌為飪，西夾東夾之饌為腥。此無牢故。惟有堂上之饌而設於戶東也。此禮主於飲，主君之禮主於食。

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醕黍清皆兩壺。所醕

九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醕，白酒也。凡酒，稻為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醕，白酒尊先設之。賈氏公彥曰：其設壺於東序，自北向南，而陳稻黍粱皆二壺並之，而陳也。故言醕黍清皆兩壺也。云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者，醕白也。上言白，明黍粱皆有白。下言清明，稻黍亦有清於清白中。言黍明，醕即是稻清，即是粱也。故言互相備也。○李氏如圭

曰上介四豆四籩四壺知此六豆六籩六壺

大夫以束帛致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致夫人命也此禮無牢下朝君也。

賈氏公彥曰案周禮掌客云上公之禮夫人致禮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侯伯以下亦皆有牢是朝君來時有

牢此卿來聘無牢故云下朝君也

通論教氏繼公曰以束帛致其禮亦盛之也殯不致此

殺於殯乃致者蓋主君以設殯為差輕而夫人以歸禮

為特重也

賓如受饗之禮僎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

壺受之如賓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壺無稻酒也不致牢下於君也

僎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今文禮

為醴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陳於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無稻牲陳於後東上不饌於堂庭辟君也。賈氏公彥曰自此至牽牛以致之論主國大夫餼賓及上介之事云陳於門外知者經無牢米入門之文明是門外可知與君餼士介同云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無稻者案上使卿歸饗餼之時米百筥設於中庭十以為列北上稻粱黍各二行稷四行此云八筐黍粱稷亦宜法其行教故知黍粱各二筐稷四筐知二以並南陳者以其君筥米北上故知此亦北上南陳知二以並者以其陳筥米粱黍稻不雜陳則知此筐米亦不雜陳二以並可知云無稻者記云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是也云牲陳於後東上者此與君餼士介略同餼士介時不言門東西鄭注云當門則知此門外亦當門君餼賓米在庭牲在門西雖不正當米南亦牲在其南故知此牲陳亦在米南知東上者君餼賓時陳於門西東上也案掌客隣國之君來朝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

伯子男膳特牛又無筐米此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彼為君禮此是臣禮各自為差隣不得以彼難此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老室老大夫之貴臣

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米六筐者又無梁也士亦大夫之貴

臣。賈氏公彥曰言又無梁也者上文八筐無稻從上去

之明知此亦從上去之無梁其稻梁是加故去之

公於賓壹食再饗

食音嗣注及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

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古文壹皆為一今

文饗皆為鄉。賈氏公彥曰此篇雖據侯伯之卿聘使

五等諸侯其臣聘使牢禮皆同無大國次國之別公侯

伯子男大聘使鄉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

一食一饗案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之卿再饗多於

君者以其君臣各自相望不得以君決臣也云饗謂享
大牢以飲賓也者以其饗禮與食禮同食禮既享大牢
明饗禮享大牢可知但以食禮無酒饗禮有酒故以飲
賓言之引公食饗與食互相先後者此經先言食後言
饗則食在饗前公食言設洗如饗禮則饗在食前饗先
後出於主君之意故先後不定也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俶昌對反始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熟煎和也俶

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

古文俶作泚。賈氏公彥曰案周禮掌客上公三燕侯

伯再燕子男一燕皆有常數此臣無常數者亦是君臣

各為一不得相決知羞謂禽羞鴈鶩之屬者記云禽羞

俶獻故知是禽知成熟煎和者以其言羞鼎臠之類故

知成熟煎和者也知禽是鴈鶩之屬者案下記云宰夫

歸乘禽日如饗餼之數鄭注乘禽乘行之禽鴈鶩之屬

衆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食賓介為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賈氏公彥曰不言從食者公食介雖從入不從食賓食畢介逆出是不得從食矣如從饗者記云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其介為介注云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故知介從饗案襄二十七年宋公燕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牀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牀向為趙孟介而得從饗是其義也云復特饗之即此經是也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

致雍食無儻

又 侑音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儻以已本宜往古文侑皆作宥

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正義鄭氏曰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

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賈氏公彥曰引禮器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公侯伯用琥子男用璜引之者證與此酬卿大夫不同之義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之列國之賓未榮辱之事君臣同之。賈氏公

彥曰此一經論主國卿大夫饗食聘賓及上介之事此直言饗食不言燕亦有燕是以鄭詩羔裘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鄭注云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君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是也又昭二
年左傳云韓宣子來聘宴於季氏傳無譏文明隣國大夫有相燕之法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

正義鄭氏康成曰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賈氏公彥曰自此盡賓送不拜論主君使卿詣館還玉及報享之事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為主也帥道也今文曰迎於門外古文帥為率。賈氏公彥曰云不純為主者客在館如主人卿往如賓君使卿歸饗餼時賓拜迎是純為主也

大夫升自西階鉤楹

正義鄭氏康成曰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賓在下也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

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

正義鄭氏康成曰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遂遁今文

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賈氏公彥曰云聽命於下敬也者此決賓受禮時公用束帛賓西階上聽命歸饗饋時賓阼階上聽命此特於下聽命故云敬也云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者以鄉飲酒獻酢之時授者在右受者在左故右大夫也云若向君前耳者謂前受圭璋時北面並受今還南面並受面位不同並受一遵不異故云若向君前耳

存疑朱子曰或舍於大夫廟中則當退於堂之西北負室牖而立。李氏如圭曰並受者若在主國君前受也賓介初受圭於君前亦同面先儒說大夫士直有東房天子諸侯乃有左右房此大夫之廟不應有右房或曰此公館也故有右房當考

案左右本無一定向北則東為右向南則東為左賓南面受圭退而面西負右房而立下文注云賓還阼階下西面立明退負右房亦西面可知則右房即東房也安得謂大夫之廟無右房乎朱子之說出自假托亦得為

一義故列於存疑

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為賓降節也授

於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賓還阼階下西面立

○賈氏公彥曰云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為賓降節也者

以其大夫授賓圭訖降自西階將出門至中庭賓乃降

故鄭云為賓降節也云賓還阼階下西面立者以其賓

在館如主人在階下西面立以待授璋也

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請請事於外以入告也賓雖將去

出入猶東惟升堂由西階凡介之外未有改也○賈氏

公彥曰案上文云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是其升堂

由西階也云凡介之位未有改也者以其賓唯升自西

階明介猶在東方故上文授上介於阼階東也

賓謁迎于大夫賄用束紡

賄呼罪反
紡敷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為之今之

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也。賈氏公
彦曰云紡紡絲為之今之縛也者鄭注周禮內司服亦
云素紗者今之白縛也則此束紡者素紗也故據漢法
况之。李氏如圭曰還圭以報聘也禮玉束帛乘皮以
報享也復加此束紡以厚報聘君

案說文紡網絲呂氏春秋有禪緇有紡緇禪緇賤紡緇
貴故曰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然則束帛之美者
謂之束紡故注曰所以遺聘君相厚之至也

據此則紡其印今
之條緇也

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
可知也今文禮皆作醴。李氏如圭曰還圭璋報禮玉
則主國自以璧琮報享也卿不報聘君之幣者尊卑不
敵

大夫出賓送不拜

公館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

君之意也公朝服。賈氏公彥曰自此盡賓退論明日
賓將發主君就館拜謝聘君使臣來禮已國之事云公
朝服者以其行聘身在廟之時著皮弁此拜謝故知著
朝服

賓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受國君見已於此館也此亦不
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
廟內乃下。賈氏公彥曰凡言辟者將見而不見則謂

之辟此本不見而言辟者以其君在廟門外雖不見而
言辟故鄭云敬也云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廟門
乃下者案公食記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又曲禮云客
車不入大門以此言之君車入大門矣大夫士有兩門
入門東行則是廟門既至廟門須與賓行禮故鄭云造
廟門乃下也

上介聽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擯

者海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於寡君之老。賈氏公
彦曰云聽命於廟門中西廟面如相拜然也者案前受
士介幣之時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於門中以相
拜注云立門中闕外西面此賓不見使介聽命如相拜
然也必知在門中西面者以其君來如賓禮東面介西
面向公可知

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此四事公東面拜擯者北面。賈

賈氏公彦曰禮賜者謂乘禽即此下文賓拜乘禽是也
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

言請

公辭賓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為旦將發也

周禮曰賓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賈氏公

寫在擯者北面下

者海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於寡君之老。賈氏公
彦曰云聽命於廟門中西廟面如相拜然也者案前受
士介幣之時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於門中以相
拜注云立門中闕外西面此賓不見使介聽命如相拜
然也必知在門中西面者以其君來如賓禮東面介西
面向公可知

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此四事公東面拜擯者北面。賈
氏公彦曰案司儀云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
辱於朝此經不言拜辱而言請命凡言請者得不由君
君聽則拜此下經直云公辭賓退不見拜文是君不受
其謝故云請命者以已不敢斥尊者之意故不言辱而
言請

公辭賓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為旦將發也
周禮曰賓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賈氏公

賈氏公彦曰云拜共四事者君禮一夫人禮二大夫禮三送賓禮四
公退賓從請命于朝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從者實為拜主君之館已也言請命者以已不見不敢斥尊者之意

寫在鄭注遂行下

曰曲禮云已駕僕展軫彼是君車故使僕展之此卿大夫故鄭云自展軫

公使卿贈如覲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覲幣見為反報也今文公為君

(通論)李氏如圭曰贈贈賄也布帛曰賄賄用束紡是也

彼贈聘君此贈聘賓春秋傳入有郊勞出有贈賄齊國

莊子來聘自郊勞至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魯昭公如

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則諸侯相朝郊勞贈賄之節

亦同也贈之多少視覲幣秦西乞術來聘魯以為君子

厚賄之言厚賄則所贈加于覲幣可知

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僨

勞力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入無僨明去而宜有已也如受勞

彥曰自此盡送至於竟論賓介發行主國贈送之事
遂行舍于郊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發且宿近郊自展軫。賈氏公彥
曰曲禮云已駕僕展軾彼是君車故使僕展之此卿大
夫故鄭云自展軾

公使卿贈如覲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覲幣見
為反報也今文公為君

通論李氏如圭曰贈贈賄也布帛曰賄賄用束紡是也
彼贈聘君此贈聘賓春秋傳入有郊勞出有贈賄齊國
莊子來聘自郊勞至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魯昭公如
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則諸侯相朝郊勞贈賄之節
亦同也贈之多少視覲幣秦西乞術來聘魯以為君子
厚賄之言厚賄則所贈加于覲幣可知

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僨

勞力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入無僨明去而宜有已也如受勞

禮以贈勞同節。賈氏公彥曰言不入無儻對歸饗餼入設而有儻此則不入無儻明賓去禮宜有也云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者賓未勞去有贈皆在近郊禮又不別故言同節也

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覲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儻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子竟使者歸及郊請反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賈氏公彥曰自此盡拜其辱論使者反命之時事云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者以其使者至所聘之國謁闕人明此至郊告郊人使請可知

朝服載旌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古文旌作膳

禳乃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禳祭名也為行道累厯不祥禳之以

除災凶

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公之公幣賓私幣皆陳上介公

幣陳他介皆否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其

禮於君者不陳上賓使者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

之幣也他介士介也言他容眾從也。音賈氏公彥曰賓

之公幣有八郊勞幣一也禮賓幣二也致饗餼三也夫

人歸禮幣四也侑食幣五也再饗幣六也夕幣七也贈賄

幣八也此八者皆主君禮賜使者皆用束錦故曰公幣

賓之私幣略有十九主國三卿五大夫皆一食有侑幣

饗有酬幣皆有束錦則是十六有三卿郊贈則十九也

其上介公幣則有五致饗餼一也夫人致禮幣二也侑

食幣三也饗酬幣四也郊贈幣五也降於賓者以其上
介無郊贈幣又無禮賓幣又闕一饗幣故賓八上介五
也上介私幣有十一主國三卿五大夫或饗或食不備
要有其一則其幣八也又三卿皆有郊贈如其面幣通
前則十一也主國下大夫嘗使已國者聘亦有幣及之
則亦有報幣之事其數不定士介私幣數不甚明云禮
於君者不陳者謂賄用束紡禮用束帛素皮以其禮於
君者是其正故不陳之禮於已者以其榮故陳之是以
下注云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是其義也若然聘君以
幣問卿而其卿不見報聘君之幣者以其尊卑不敵若
報之嫌其敵體故也。李氏如圭曰陳幣者榮已之賜
也禮於君者謂束紡束帛素皮不陳執以反命也

辯正朱子曰經文主國禮賜無夕幣疏於上介公幣云
無郊贈及無禮賓幣又闕一饗幣故賓八上介五則前
公幣中夕字當是饗字之誤而其次亦當在再饗之前
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也。賈氏公彦曰此決初夕幣時束帛皆加於左皮上今不言加於皮上者若加於皮上相掩蔽故不加於皮上榮其多也

公南鄉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宰告於君君乃朝服出門左南鄉。賈氏公彦曰此陳幣當如初夕幣之時管人布幕於寢門外使者北面衆介立於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告於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是以鄭此注亦依夕幣而言之

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賈氏公彦曰案上行聘禮之時上介屈纁授賓賓襲受之今此賓執圭執纁賓則褻變於彼國致命時也上介執璋屈纁者變於賓故也云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者此言亦者亦初行受於朝時君使卿進使者入衆介

隨入北面東上此中雖不云士介入明亦隨入可知

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國名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某君再拜謂再拜受也此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賈氏公彥曰云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者亦謂受命於朝君揖使者乃進受命明反命亦然。教氏繼公曰聘而云幣者古者玉亦稱幣司儀將幣皆指朝聘之玉也享屬於聘故執圭而并言之云某宮則是不必在太廟也矣

宰自公左受玉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不右使者由便也。賈氏公彥曰此言亦者亦於出使初受玉時宰自公左授使者圭同面注云北面並授之凡並授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受由其右者曰東藏之使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變反言致者云非君命也致命曰以

君命聘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身於某君夫人某君

再拜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略之。賈氏公彥曰云變

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者君與夫人聘於鄰國君與

夫人各有所當聘隣國君受命于君今使者還反命於

君聘於隣國夫人當受命於夫人使者還反命於夫人

但婦人無外事雖聘夫人亦君命之今使還反命猶夫

人之命然故變反言致也云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略

之者以其夫人受聘享皆因君聘享同時同宮故略之

也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

正義鄭氏康成曰某子若言高子國子凡使者所當以

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賈氏公彥曰此

賄幣者即上文賄用束紘是也云凡使者所當以告君

者上介取以授之者以上受上介璋是上介授受賓明其

餘皆上介取以授之云賄幣在外者以其上文云禮於

不云反命於君變反言致命者若本非君命

君者不陳此賄幣即是禮於君明在外也

禮玉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執束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其子禮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後取皮也。賈氏公彦曰言宰受之士隨自後者謂自士介後其在東上者不須云自後其餘三人皆後乃得左之必左士介者取向東藏之便故也享時賓奉束帛加璧是上介取以授賓明士介後取皮可知

○李氏如圭曰士受皮者亦如受享時由執皮者後惟左士介為異耳

執禮幣以盡言賜禮

盡津
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賈氏公彦曰云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者謂從郊勞已後至於贈賄八度禮賓皆有幣是自郊勞為初也

公曰然而不善乎

正義鄭氏康成曰善其能使於四方而猶女也

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不授宰者當復陳之。賈氏公彥曰此幣不授與宰者當復陳之於本處此幣入於已者故不授宰也上賄幣禮君者反命訖皆授宰故以此決之

私幣不告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略卑也

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勞之以道路勤苦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為惠者也其所獻雖珍異不言某為彼君服御物謙也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賈氏公彥曰此獻物謂入賓者故下記云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猶以君命致之則是賓亦有私獻於彼君則彼君

亦有私獻報賓則此獻者也云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者案下曲禮云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彼私行出疆反必有獻此以公聘出疆反亦有獻故云大夫出反必獻此以入已之物獻於君者忠孝也

君其以賜乎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必其當君也獻不拜者為君之答已也。賈氏公彥曰自反命以未或拜或不拜無答已之嫌獨此不拜為君之答已者自此以前皆是彼國報君之物賓直告事而已君受之而無言故賓不拜君有言及已者乃拜之拜君言也此獻是彼國君賜與已理須拜送是以玉藻云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又郊特牲云大夫有獻弗親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亦此類故鄭云獻不拜者為君之答已若然玉藻不親此親者此因反命故親獻也

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徒謂空手不執其幣

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介四人旅答壹拜又賤也。賈氏公彥曰鄭此旅答士介共一拜者君勞士介上介再拜稽首君答拜不言再拜則君答上介一拜矣勞士亦如之不言皆則摠答一拜勞賓君答再拜勞上介君答一拜對賓再拜已是賤矣今此士介四人共答一拜故云又賤也此一拜答臣下則周禮大祝辨九拜七曰奇拜是也是以彼注云一拜答臣下也案曲禮云君於士不答拜此君答拜士者以其新行反命君勞苦之故答拜異於常也

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既拜宰以上幣授之。賈氏公彥曰云既拜宰即以上幣授之者以其上文云執禮幣授上介者是執上幣不執下幣明知宰所執授之者是上幣可知

賜介介皆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受賜命俱拜既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

乃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揖人皆出去

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行俟於門反又送於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

乃退揖

正義鄭氏康成曰揖別也

使者拜其辱

正義鄭氏康成曰隨謝之也再拜上介三拜士介

釋幣于門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大門也主於闡布席於闡西闕外東面設洗於門外東方其餘如初於禰時出於行入於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賈氏公彦曰自此盡亦如之

論賓上介使還禮門神及奠於禰之事知門是大門者以其從外來先至大門即禮門神故知門是大門也案特牲云席於門中闌西闕外故知此亦席於闌西闕外知東面者神居東面為正故也云設洗於門外東方者以其廟學設洗皆云洗當東榮故在門外亦在東方也云出於行入於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者出時自廟出先見行即告行入時先見門即告門故不兩告也乃至禰筵几于室薦脯醢

正義鄭氏康成曰告反也薦進也。賈氏公彥曰云筵几於室者還以特牲少牢司宮設席於東面右几無牲牢進脯醢而已以告祭非常故也

觴酒陳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酌進奠一獻也言陳者將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出也。賈氏公彥曰云言陳者將復有次也者主人一獻當言奠今不言奠而言陳者以其下仍有室老及士獻以備

三獻故言陳陳有次第之言以其三時次第皆列於坐者也云先薦後酌祭禮也者以其特牲少牢皆先薦饌乃後獻奠於鉶南也。李氏如圭曰燕禮先獻而後薦祭禮先薦而後奠不言奠而言陳者次第之辭并後再獻俱列之

席于阼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不酢於室異於祭。賈氏公彥曰鄭知祝取爵酌者案特牲少牢尸酢主人祝取爵以酢主人此無尸為異也不酢於室異於祭者此決特牲少牢皆於室內尸東西面受酢此乃於^外行來告反故在阼不在室也

薦脯醢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酢禮也。賈氏公彥曰此奠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酢時皆席於戶內有薦俎此雖無俎亦薦脯醢於主人之前以成酢禮也

三獻

正義鄭氏康成曰室老亞獻士三獻也每獻奠輒取爵酌主人自酢也。賈氏公彦曰鄭注喪服云室老家相士邑宰知無主婦而取士者以其自外來主於告反即釋奠於禰廟故知主婦不與而取士備三獻也云每獻奠輒取爵酌者此通三獻皆獻奠訖別取爵自酢故云輒取爵酌也別云主人自酢者對正祭有尸三獻皆獻尸訖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今此無尸皆自酢

一人舉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獻禮成更起酒也主人奠之未舉也。賈氏公彦曰云三獻禮成者大夫士家祭三獻特牲少牢禮是也云更起酒者此欲獻酬從者不得酌神之尊是以特牲行酬時設尊兩壺於阼階東西方亦如之鄭注云謂酬賓及兄弟則此亦當然故知別取酒也云主人奠之未舉者以其下文云獻從者乃云行酬似鄉飲酒鄉射一人舉觶未舉待獻介眾賓後乃行酬亦然也

獻從者

從才
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升飲酒於西階上不使人獻之辟國君也。賈氏公彥曰知升飲於上者案特性禮獻眾賓及兄弟之等皆升飲於西階上故此獻從者亦於階上可知云不使人獻之避國君者若正祭雖國君亦自獻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君洗瑤爵獻大夫之等若然則告祭非常今獻從者從燕法案燕禮使宰夫為獻主是國君不親獻此大夫親獻故云避國君也

行酬乃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室老亦與焉也

上介至亦如之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賈氏公

彥曰自此盡卒殯乃歸論或遭主國君喪或聘君薨於後或使者與介身卒安不忘危故見此非常之事從此盡練冠以受論主國君或夫人薨或世子死行變禮之事關人未告則反者聘使至闕乃謁闕人入告君君乃使士請事已入闕自然入矣若闕人未告君使者又未入聞主國君死理當反矣

餘論李氏如圭曰春秋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謂此禮

不郊勞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未君也。賈氏公彥曰子未君公羊傳據踰年即位後此據新遭父喪引之者以其同是子未君故也

通論李氏如圭曰郊勞使君之子未君無使臣義春秋武氏子來求賻不稱使天子當喪未君

不筵几

正義鄭氏康成曰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

之。賈氏公彥曰不筵几致命不於廟決正聘設几筵也。就尸柩於殯宮者聘為兩君相好。今君薨當就尸柩故不就祖廟也。云又不神之者以其鬼神所在曰廟則殯宮亦得為廟。設几筵亦可矣。曾子問云君薨世子生告殯殯東有几筵者鄭云明繼體也。然則尋常則殯東不設几筵當在室內矣。

不禮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降事也

主人畢歸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饗餼饗食。賈氏公彥曰知歸禮中兼有饗食者主人有故雖饗食亦有生致法。故主人亦歸之。且下文云賓惟饗餼之受。明并饗食亦歸賓乃就中受饗餼也。

賓惟饗餼之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正不受加也。賈氏公彥曰饗餼大禮是其正饗食之等是其加。

不賄不禮玉不贈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殺禮為之不備

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
遭君喪

正義鄭氏康成曰夫人世子死君為喪主使大夫受聘
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

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

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必

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為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

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

無使臣義也。賈氏公彥曰云長衣素純布衣也者此

長衣則與深衣同布但袖長素純為異故云長衣素純

布衣也此長衣之緣以素為之故云素純也去衰易冠

者謂脫去斬衰之服而著長衣脫去六升九升之冠而

著練冠故云去衰易冠也云不以純凶接純吉也者聘

禮是純吉禮為君三升裘裳六升冠為夫人世子六升
裘裳九升冠是純凶禮麻經與屨不易直云裘易冠而
已故云不以純凶接純吉鄭欲廣解長衣中衣深衣三
者之義此三者之義皆用朝服十五升布六幅分為十
二幅而連衣裳袖與純緣則異玉藻云長中繼揜尺鄭
注云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此鄭云吉時之服
純袂寸半者純為衣裳之側袂為口緣皆寸半表裏共
三寸案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以緣純素曰長
衣有表則謂之中衣以此言之則長衣中衣皆用素純
臣為君斬為夫人世子期輕重不同今受隣國之聘禮
同用長衣練冠者接隣國禮不可以純凶故權制此服
。李氏如圭曰練冠練布為冠也雜記大夫筮宅史練
冠長衣以筮此以凶接吉之服也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接于主國也。君賈氏公彥曰自此

盡唯稍受之論聘者遣已君之喪行非常之禮事

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褻于館

正義鄭氏康成曰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哭于巷門未可為位也褻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今文赴作訃。賈氏公彥曰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以其本國遭喪赴者有兩使一使告聘者一使告主國云未可為位者以其赴王國之使未至是以未可為位受人吊禮云褻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者對下經赴者至則褻而出

受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饗餼也

不受饗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不受加

赴者至則褻而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為隣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

。賈氏公彥曰云禮為隣國闕者案襄二十三年春秋左氏傳云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

也禮為隣國闕服注云隣國尚為之闕樂况甥甥之親乎若然赴者至主國君使者衰而出則主國可以闕樂云于是可以凶服將事者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

唯稍受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稍稟食也。賈氏公彥曰案周禮每云稍事皆謂米稟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米稟為稍

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止同。賈氏公彥曰自此盡即位踊論使者喪還執圭復命之事云臣子之於君父存止同者案禮記奔父母之喪升自西階此復命於殯亦升自西階

子即位不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有告請之事宜清淨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請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賈氏公彥曰

云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者案公羊君存傳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案上文稱世子此文單稱子是知其君薨故君不稱某而與既葬同號者以其記不得稱世子略云子而已故不言某其實正法稱子某是以雜記在殯待隣國之使皆稱某云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者案奔喪云奔父之喪在家者待之皆如朝夕哭位故知此亦然

辯復命如聘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陳幣至於上介以公賜告無勞

子臣皆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者既復命子與羣臣皆哭

與介入北鄉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北鄉哭新至別于朝夕。賈氏公彥曰使者升階復命訖不見出文而言與介入者以其復命之時介在幣南北面去殯遠復命訖除去幣賓更與介前入近殯北鄉哭向內為入故云與介入北鄉哭也

云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者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
今於殯前北鄉故云別於朝夕也

出袒括髮

正義鄭氏康成曰悲哀變於下臣也。賈氏公彥曰案
奔喪云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東面哭括髮袒於殯
東是於內者子故也此使者出門袒括髮變於外者臣
故也

入門右即位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賈氏
公彥曰案奔喪云袒括髮於西階東即位踊襲經于序
東此門外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亦當襲經於序東故
鄭云自哭至踊如奔喪禮也

通論李氏如圭曰奔喪禮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
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向哭成踊春
秋傳魯公孫歸父聘于晉還至筮聞君薨家遣壇帷復
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君子

善之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賈氏公彥曰自此盡從之論使者有父母之喪行變禮之事引春秋傳者宣八年公羊傳何氏注聞大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者為君當使人代之以此言之使雖未出國境聞父母之喪遂行不敢以私廢王事君使人代之可也明至彼所使之國雖聞父母之喪不反可知是以哭于館衰而居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已有斬衰之服不忍顯然趨于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賈氏公彥曰云不忍顯然趨於往來者解經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意經云歸據反國時

兼云往者鄭意去時聞父母之喪不敢即反亦使衆介
先衰而從之故往來並言云君納之乃朝服者以其行
聘之時猶不以凶服干君之吉使而服吉服知此反命
時亦不以凶服干君之吉使而服朝服如吉時反命矣
云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案雜記云大夫士將與祭于
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于異宮既祭釋
服出公門外哭而歸亦云其它如奔喪之禮明此亦出
公門釋朝服而歸但彼祭服不可著出故門內釋服此
朝服可以著出門乃釋服為異也云吉時道路深衣者
以其朝服之下唯有深衣庶人之常服既以朝服反命
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日成服乃去之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

為于偽反又如
字下為之棺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賈氏公彥
曰自此盡卒殯乃歸賓介死之事云賓入竟而死遂也
者若未入竟即反鄭云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明不殯
於館取其至殯為節故下文歸介復命之時柩止門外

明斂於棺而已

存疑 教氏繼公曰具謂衣棺之屬殯即其館而殯之也尸未得歸故權殯於此

案經文具而殯則教氏之說為長然云柩不造朝則非也造朝將命謂之遂既將命然後權殯於館以俟歸而啟殯焉

介攝其命

正義 鄭氏康成曰為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君弔介為主人

正義 鄭氏康成曰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為主人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

通論 賈氏公彥曰古者臣出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於齊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故鄭云雖有臣子親姻不為主人以其介尊故也

主人歸禮幣必以用

正義 鄭氏康成曰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

介受賓禮無辭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

不饗食

正義賈氏公彥曰云不饗食介不就君受饗食明受饗餼正禮也

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

心
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

正義鄭氏康成曰卒殯成節乃去

若大夫介卒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

士介死爲之棺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

君不弔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未將命請俟間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賈氏公彥曰前云賓入境而死謂在路死未至國此經更說賓至朝俟間之後使大夫致館未行聘享而賓在館死之事

餘論李氏如圭曰春秋傳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弟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對

曰君曰無以尸造於門是使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事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吳人內之據此傳則賓入竟而死者竟以尸造朝

案經賓入境而死遂也遂謂以尸入朝朝聘而終以尸將事然則入境而死者皆然不必在請俟間之後也李氏說亦得為一義故列於餘論

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
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正義鄭氏康成曰往謂送柩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
不升不郊勞

享本又
作饗

正義鄭氏康成日記貶於聘所以為小也敵私獻也面
猶覲也。賈氏公彥曰自此盡三介論侯伯行小聘之
事云面不升者謂私覲庭中受之不升堂此對大聘

時升堂受若然不言私覲而言面者對大聘言覲故辟
之而言面也

其禮如為介三介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為介如為大聘上介

記久無事則聘焉

聘匹正
反訪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謂盟會之屬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
策不及百名書於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將猶致也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賈氏公彥曰云名書文今謂之字者鄭注論語亦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許字說文亦然經云名即今之文字也云策簡方板也者策是編連簡者未編之稱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云方板者以其百名以下書之於方若今之祝板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

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其意既聘身賓出而讀之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主人主國君也人內史也書必璽之。賈氏公彥曰鄭知人是內史者案內史職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此人云使人與客讀諸門外者亦是四方事書也知書必璽之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

云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

與之故知此書亦璽之也

又命於館下落鄭氏經文西段

以其束帛反命於館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書報也

明日君館之

古也... 寫在經文命於館下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

幾居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

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古文資作齎

存疑朱子曰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也注言未知所

之非是。敖氏繼公曰幾月之資公費也宰制國用故

問之

案經言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則使者必無不知所之

之理或密謀未敢告人故問幾月之資歟問幾月之資

非計度公費則是未知遠近也此言使臣之慎密未可

直駁為非故仍列於正義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

云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
與之故知此書亦璽之也

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報館之書問尚疾也。賈氏公彥
曰昨日為書報之今日君就館送客者書問之道尚疾
故也必須尚疾者以其所報告請多是密事也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

幾居
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

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古文資作齎

存疑朱子曰言與宰計計度資費之多寡也注言未知所

之非是。教氏繼公曰幾月之資公費也宰制國用故
問之

案經言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則使者必無不知所之
之理或密謀未敢告人故問幾月之資歟問幾月之資
非計度公費則是未知遠近也此言使臣之慎密未可
直駁為非故仍列於正義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

則失身事幾不密則害成此之謂也

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前夕幣之間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於左少退別於其處臣也

出祖釋較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

較蒲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

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較為行始也詩傳曰較道祭也

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較涉山川然則較山行之名

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仗牲其上使者為

較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

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舍于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古

文較作被。賈氏公彥曰引詩傳者證較即道路之神

也引春秋傳者證較是山行涉者水行之稱鄘詩云大

夫較涉我心則憂毛傳云草行曰較水行曰涉云委土

為山者月令冬祀行鄭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

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較上鄭注夏官大

馭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栢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轆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云或伏牲其上者案周禮大人云掌犬牲凡祭祀供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鄭注云伏謂伏犬王車轆之故知有伏牲其上云使者為輶祭酒脯祈告也者案周禮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彼天子禮使馭祭此大夫禮故使者自祭祀輶而去

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

正義鄭氏康成曰圭所執以為瑞節也剡上象天圓地方也雜采曰纁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九寸三公之圭也古文纁或作滌今文作璪。

賈氏公彥曰云圭所執以為瑞節者案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是以其圭為瑞又案周禮掌節有玉節之節是節與瑞別矣今此云瑞節但連言節者節不得言瑞瑞亦皆節信故連言節也案雜記贊大行曰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經直言剡上寸

半不言左右文不具也云雜采曰繅者凡言繅者皆蒙
水草之文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皆雜采也
云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者依漢禮器制度而知
木板大小一如玉制然後以韋衣包之大小一如其板
經云三采六等注云三色再就者就即等也是一采為
再就三采即六等也是以鄭注典瑞云一帀為一就典
瑞云侯伯三采三就者以一采雖有再帀併為一就觀
禮注云朱白蒼為六色者亦是一采一帀為二色三采
故六色三采據云侯伯子男則二采故典瑞云子男皆
二采再就是也

辯正朱子曰雜記疏引此云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
是一采為二等相間而為六等也今案記只有朱白蒼
三字而雜記疏所引乃重文不知何時傳寫之誤失此
三字又云諸侯三采則六等頻聘二采則四等天子五
采則十等

問諸侯朱綠繅八寸

正義鄭氏康成曰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問文互相備。賈氏公彥曰此諸侯使臣聘繅藉之等云二采再就者上云三采六等此二采不云四就者此臣禮與君禮異此二采雖與子男同但一采為一帀二采為再帀為四等今臣一采為一就二采共為再就是二采當君一采是以典瑞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頡聘亦是臣二采共當君一采一帀云降于天子者案典瑞王執鎮圭繅藉伍采伍就言五就者據一采為一等若據一采一帀而言即五采十等此二采二等是降于天子也此亦降于諸侯而言降于天子此指上文朝天子而言故言聘諸侯降於朝天子也云於諸侯曰問者諸侯遣臣自相問若遣臣問天子圭繅亦八寸是以云記之於聘文互相備案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頡聘天子諸侯同言八寸者據上公之臣侯伯之臣則六寸子男之臣則四寸各降其等君二等若然經言八寸者據上公之臣也

皆玄纁繫長尺絢組

繫音計又胡帝反長直亮反絢呼縣反又胥倫反又音巡組音

祖

正義鄭氏康成曰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曰以

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為地今文絢作約。

賈氏公彦曰上文縹藉尊卑不同此之組繫尊卑一等

云采成文曰絢鄭注論語云成章曰絢與此語異義同

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者無事謂在櫝之時亦

以繫玉因以為飾此組繫亦名縹藉即上文反命之時

使者執圭垂縹上介執璋屈縹又曲禮下云執玉其有

藉者則裼無裼者則襲鄭注亦云藉縹也裼襲皆據有

縹無縹之時是因以為飾也云上以玄下以絳為地者

上下皆據垂之為上下經云纁注云絳者爾雅二人赤

汁為纁絳則赤也故舉絳以解纁

問大夫之幣侯于郊為肆又齋皮馬

齋子兮反注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肆猶陳列也齋猶付也使既受命

宰夫載問大夫之禮待於郊陳之為行列至則以付之

也使者初行舍於近郊幣云肆馬云齋因其宜亦互文
也不於朝付之者辟君禮也必陳列之者不夕也古文
肆為肆

辭無常孫而說

孫音遜
說音悅

正義鄭氏康成曰孫順也大夫始受命不受辭辭必順

且說

辭多則史少則不達

正義鄭氏康成曰史謂策祝

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至極也今文至為砥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辭不受也對荅問也二者皆卒曰

敢言不敢。賈氏公彥曰辭謂賓辭主人答謂賓荅主

人易旅卦初六云瑣瑣斯其所取災鄭云瑣瑣猶小小

爻內體艮艮小石小小之象三為聘客初與二其介也

介當以篤實之人為之而用小人瑣瑣然不能辭曰非

禮不能對曰非禮不能以禮行之所以得罪是其義也。
○朱子曰按諸本下句有辭字注無複出辭字永嘉本
張淳識誤曰以注疏考之經下羨一辭字注上合更有
一辭字蓋傳寫誤以注文為經文也當依注疏減經以
還注其說是今從之

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

正義鄭氏康成曰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大
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賈氏公

彥曰云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者案祭法云適士二廟
官師一廟鄭云官師謂中士下士是其官師有廟知廟
有寢案周禮隸僕云掌五寢之埽除鄭注云五寢五廟
之寢詩云寢廟奕奕相連之貌故左傳云大叔之廟在
道南其寢在道北是其前曰廟後五^曰寢工商則寢而已
者案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注云夾室在^前堂又
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注曰但有大室是其自士以上
有廟者必有寢庶人在官者工商之等有寢者則無廟

故祭法云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是也

存異朱子曰案經文還玉賓負右房而立是不必於廟也明矣鄭注不通當從疏說。教氏繼公曰古者使介入國但有私館而無公館於此可見

案鄭注據經解經並非臆說且朱子極佩服鄭康成必無直斥為不通之理此亦見經傳通解乃後人解托非出於朱子之手也鄭注謂館必於廟者歸饗餼于廟經有明文歸饗餼于此還圭璋亦於此其地未聞頓易安

得直斥鄭注為不通乎以妄庸人而托為大儒之說殊足以惑人不可以不辯曾子問有公館有私館私館者大夫士工商之家公館者公家為之以館賓客者也故私館有廟公館無廟教氏謂聘賓有私館無公館是據聘禮記以駁曾子問亦未愜人情故亦列於存異

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正義鄭氏康成曰管人掌客館者也客謂使者下及士介也

殮不致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殮具輕。賈氏公彦曰君不以束帛致命者對饗餼以束帛致之草次殮具輕者以其客始至則致之故言草次也對聘日致饗餼生死俱有禮物又多為重故以此物為輕而不致

賓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不致命

沐浴而食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潔清尊主國君賜也記此重者沐浴可知

卿大夫訝大夫士皆有訝

訝五
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眾介也訝主國君所使迎賓待者如今使者護客

賓即館訝將公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已迎待之命。賈氏公彦曰案秋

官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於客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共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于君

通論李氏如圭曰周禮掌訝中士為之與士迎賓於疆至於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又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彼天子之禮掌訝與訝賓異人此諸侯禮無掌訝通以訝賓為之賓即館訝始將公命明非與士逆於境者

又見之以其執

正義鄭氏康成曰又復也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于賓館之外宜相親也大者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

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執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已也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使者及上介執鴈羣介執雉各以見其訝。賈氏公彥曰云復報也者向訝者以贄私見已今還以贄私報之知

使者及上介同執鷹不執羔者上文主國卿大夫勞賓同執鷹則知此使者及上介同執鷹可知各以見其訝者謂使者見大夫之訝者上介見士之訝者士介亦見士訝者

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國獨以此為寶也四器謂圭璋璧琮。賈氏公彥曰案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又云

以玉作六器此四者人所執不言瑞而言器者對文執之曰瑞禮神曰器散文則通雖執之亦曰器是以尚書

云五器卒乃復與此文皆稱器云言國獨此以為寶者

案周禮天府職凡邦國之玉鎮大寶器歲焉注云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是以玉稱寶云四器謂圭璋璧琮者是據上經圭璋以行聘璧琮以行享而言此據公侯伯之使者用圭璋璧琮若子男使者聘用璧琮享用瑋璜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賈氏公彥曰主國門外以行朝聘陳賓介皆在大門外故次亦在大門外可知云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者以其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使其臣聘大聘小聘又各降二等其次皆依其步數就四方而置之未行禮之時止于次中至將行禮賓乃出次凡為次君次在前臣次在後故云少退於君之次故云皆有常處。朱子曰周禮

幕人共帷幕掌次掌張幕此云宗人似誤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慎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

正義鄭氏康成曰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古文皇皆作

王

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爭爭鬪之爭重失隊也而后猶然後也。賈氏公彥曰云下如送者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故云下如送也君迴還賓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非謂賓出大門也

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

正義鄭氏康成曰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

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賈氏公彥曰云發氣舍息者以將授玉屏氣似不息今既授玉降階縱舍其氣怡然和悅也云至此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者是釋志趨為徐趨此舉足為疾趨也。朱子曰註趨進進字衍卷轉也豚之言若有循

及門正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正義鄭氏康成日記異說也

及享發氣焉盈容

正義鄭氏康成曰發氣舍氣也孔子之于身禮有容色

衆介北面踰焉

踰七
羊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容貌舒揚。賈氏公彥曰曲禮大夫
云濟濟諸侯云皇皇上文賓入門皇得與諸侯同者以

其執君圭璋志在重玉故形容得與君同若尋常行則
大夫濟濟也

私覲愉愉焉

愉羊
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容貌和敬。賈氏公彥曰上文享時
盈容對聘時儀貌戰色顏舒緩此私覲對享時又愉愉
和敬舒于盈容也

出如舒鴈

正義鄭氏康成曰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也。賈

氏公彥曰此出廟門之外行步如鸞又舒緩於愉愉也
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記執玉異說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

間厠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隨入不並行也間猶代也土物有宜

君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古文間作干
。賈氏公彥曰云左先者以皮馬以四為禮北面以西
頭為上故左先入陳也

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馬出當從廐也餘物皆東藏之內府
多貨則傷于德

正義鄭氏康成曰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於玉比
德焉朝聘之禮以為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
敗其為德。賈氏公彥曰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者
鄭注周禮九職亦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下注云幣人
所造成則布帛曰賄對金玉是自然之物也

幣美則沒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賈氏公彥曰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者禮記檀弓鄭注云禮所以副忠信也自覆者覆忠信而已若更美則主於財美而禮不見故沒禮也

賄在聘于賄

于注讀作為

正義鄭氏康成曰賄財也于讀曰為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為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也若苟豐之是又傷財也周禮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

幣以其幣為之禮古文賄皆作悔。賈氏公彥曰云當視賓之聘禮而為之財者謂主人視賓多少為財賄報賓引周禮者秋官司儀職文彼注云幣謂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解經各稱其邦而為之幣彼又注云主國禮之如其豐殺之禮解經以其幣為之禮謂賄

用束紡禮用玉皮帛乘皮及贈之屬是也

辯正陳氏祥道曰玉有以縑為之藉有以束帛為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施于束帛而已聘則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裼奉束帛加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襲裼所以不同先儒以垂縑為有藉屈縑為無藉非也。陸氏佃曰無藉若圭璋特是也經言縑又別言藉則藉非縑著矣藉若帛錦之類所謂公降襲受玉于中堂此無藉之玉也即束帛加璧裼矣。楊氏復曰曲禮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所謂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之時其人則襲也所謂有藉者謂璧琮加于束帛之上當執璧琮之時其人則裼也竊詳經文裼襲是一事垂縑屈縑又別一事不容混合為一說方其始受君命也賈人啟櫝取圭垂縑以授宰宰執圭屈縑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垂縑受命訖以授上介上介受玉垂縑以授賈人是時授受凡易四手有屈垂之文而無裼襲之禮也逮

夫主賓三揖三讓登堂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于中堂
與東楹之間及公側受宰玉而後褻降立當主賓授受
之時曾不見屈垂之文烏聘禮既歸反命而無褻襲之
禮蓋褻襲以致其敬屈垂以彰其文兩義不同未可混
合為一說也明矣

凡執玉無藉者襲

正義鄭氏康成曰藉謂繅也繅所以緼藉玉。賈氏公
彥曰凡繅藉有二種若以木為中幹施五三采者此繅
常有不得云無藉今此云無藉者襲據尺絢組繅藉而
言若廟門外賈人啓櫝取玉垂繅以授上介上介褻受
上介屈繅以授賓賓即襲受即此執玉無藉者是也
禮不拜至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拜不於是始至今文禮為醴。賈
氏公彥曰此文承執玉帛之下聘臣事據鄉飲酒賓主
升堂主人有拜至之禮此賓昨日初至之時主人請賓
行禮賓言俟間此時賓已至矣故聘時不拜至

醴尊于東廂瓦大一有豐大音太

正義鄭氏康成曰瓦大瓦尊豐承尊器如豆而卑

薦脯五臠祭半臠橫之臠音職

正義鄭氏康成曰臠脯如版然者或謂之臠皆取直貌

馬

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扱初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卒謂後扱

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士

士介從者。賈氏公彦曰此主人之庭實者謂主人禮

賓時設乘馬也經云賓執左馬以出三馬在後主人從

者牽之遂從賓以出於門外賓之士介迎受之故鄭云

此謂餘三馬也

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

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

擯者入告出禮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其獻也

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送獻不入者奉物禮輕。賈氏公彥

曰私獻入則是主於貨

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東面坐取獻者以宜並受也其取之

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賈氏公彥曰擯者東面坐取

獻舉以入告者擯者從門東適南方西行於賓北坐舉

幣入告於君及出請於賓而受之故云出禮請受云東

面坐取獻者以宜並受也者獻物在門外也擯者出受

之擯者與賓敵故云宜並受也云其取之由賓南而自

後右客也者案上受享之時受皮者自後右客鄭注云

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此賓門西

東面奠獻擯者從東由賓南自客後居賓左取獻物故

亦自後右也

賓固辭公答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受於賓也固亦衍字

擯者立於于闕外以相拜賓辟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贊也古文闕為獻

擯者授宰夫於于中庭

正義鄭氏康成曰東歲之既乃介覲

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問

猶遺也謂獻也不言獻者變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

人

若君不見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有疾若他故不見使者

使大夫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聘享也大夫上卿也

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今

文無而。賈氏公彥曰案上使大夫還玉於館大夫升

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
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
於阼階東此與彼還玉皆升自西階非易處也但還玉
時賓自大夫左受之此大夫於賓左受之其賓主之位
皆易處也

不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辟正主也

幣之所及者皆勞不釋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已
不可以不速也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者
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已同類既聞彼為禮所及則已往
有嫌也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
賈氏公彥曰云不可以不速也者釋經不釋服云不勞
者此勞賓在後賓請有事於大夫在聘日云先是賓請
有事於已同類同類謂幣所及者故鄭云既聞彼為禮
所及云則已往有嫌者彼國幣及已是以禮加於已今

勞賓者是以禮報之若幣不及已往勞賓則是已有禮於賓譏賓無禮於已之嫌是以不往勞之故云已往有嫌也云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爾時不道已姓則知已乃幣所不及

賜饗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

正義鄭氏康成曰羹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飪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

釋幣於禰不祭可也古今羹為羔飪作脰。賈氏公彦曰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大夫雖無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是以受主國饗飪故筮尸祭然後食之尊神以求福故也云腥飪不祭則士介不祭也上致饗飪之時士介四人皆饗大牢無飪可祭故知士介不祭也

僕為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於皇祖某甫

皇考某子

祝祝上之六
反下之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僕為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賈氏

公彥曰云僕為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者若然諸侯不攝官使祝祝策矣案定四年祝佗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無事若君到主國祭饗之時亦使人攝是以覲禮云侯氏禘冕釋幣於禴注云釋幣於禴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大夫使僕攝祝則是本無祝官與諸侯異其諸侯禮大祝不行知不使小祝行者以其掌客云羣介行人宰史是諸侯從官不言祝明大小祝俱不行矣

如饋食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今以大牢也今文無之。賈氏公彥曰云如少牢饋食之禮者案少牢禮有尊俎籩豆鼎敦之數陳設之儀陰厭陽厭之禮九飯三獻之法上大夫又有正祭於室備尸於堂此等皆宜有之至於致爵加爵及獻兄弟弟子等固當略之矣

假器於大夫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以君之器為祭器。賈氏公彥曰案曲禮云大夫士去國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注云與以得用者言寄覬已後還若然卑者不得用尊者之器致饗餼雖是祭器人臣不敢以君之器為器祭是以聘使是大夫遂於主國大夫假祭器而行之

盼肉及度車

盼音班度所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盼猶賦也度度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辨也古文盼作紛

聘日致饗明日問大夫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古文曰問夫人也

夕夫人歸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與君異日下之也今文歸作饋

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

數

稍所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稍稟食也乘謂乘行之禽也謂鷹鷺

之屬其歸之以雙為數其賓與上介也古文既為餼。
賈氏公彦曰云既致饗旬而稍者以其賓客之道十日
為正行聘禮既訖合歸一旬之後或逢凶變或主人留
之不得時反即有稍禮故下文云既將公事賓請歸注
云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諷也主國留之饗
食燕饗無日數盡殷勤也是主人留之周禮漿人亦共
賓客之稍禮注云稍禮非殽饗之禮留間主稍所給賓
客者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諸侯相待亦如之是其留
間致稍者也言如其饗餼之數者一牢當一雙故聘義
云乘禽日五雙是此饗餼五牢者也云鷹鷩之屬者案
爾雅二足而羽若然上介三牢則三雙士介一牢則一
雙也

士中日則二雙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猶間也不一日一雙大寡不敬也

凡獻執一雙委其餘於于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一雙以將命也面前也其受之止

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於庭上
介執之以相拜於中門乃入授人上介受亦如之上介
拜受於門外。賈氏公彦曰云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
其餘從之者此乘禽而云凡獻宜約私獻私獻擯者取
獻以入士舉其餘此若上介受入明其餘士舉從入可
知上介執之以相拜於門中乃入授人者此亦約私獻
私獻之時擯者取獻以入又云擯者立於闕外以相拜
賓辟擯者授宰夫是也云上介受亦如之者以其受饗
餼之時上介受如賓禮故知受乘禽亦如賓也云士介
拜受於門外者以其受餼在門外此受乘禽在門外可
知

禽羞俶獻比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禽羞謂
成熟有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
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

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

正義鄭氏康成曰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

通論李氏如圭曰吳季札聘魯請觀於周樂晉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皆其事

案請觀者先請而後觀不必與受饗同日也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謂之觀光者禮樂詩書光於千古威儀辭氣光在一身蓋以大觀在上故急欲觀其盛焉請者請于主君在受饗之後觀則異日可知

訝帥之自下門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帥猶道也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各以其爵朝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句宜在凡致禮下士無饗無饗者無饋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歸餼也

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句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賈氏

公彥曰此謂賓問卿之時卿不敢辭者以賓聘享訖出大門請有事于大夫君禮辭許是君初為之辭故卿不辭也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酌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於壘筥饗禮今止。賈氏公彥曰云其其賓與上介也者案上經賓一食一饗上介若食若饗惟上介不言饗

故知其中惟有賓與上介耳案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此致饗有加籩豆者殷勤之義也

無雍食者無饗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介無饗禮

凡餼大夫黍梁稷筥五斛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大夫餼賓上介也器寡而大略。

賈氏公彥曰云器寡而大略者以其君歸饗餼于賓與

大夫介筥米小而多者是尊者所致以多器為勞榮今天夫致禮於賓介器寡而大是略之於卑者也

既將公事賓請歸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教盡殷勤也

凡賓拜於朝于訝聽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拜賜也惟稍不拜

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食君親為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為賓

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為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為賓介大夫也雖為賓猶卑於君君則不與亢禮也主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賈氏公彥曰云饗食君親為主尊賓也者以其饗食在廟為賓故君親為主至後燕禮在寢又以醉為度崇於恩殺於敬故賓辭而使介為賓也以苟敬為小敬者以阼階西

近主為位諸公坐位故云小敬對戶牖南面為大敬云
更降迎其介以為賓者介在廟門內西北面降至庭迎
之云不與亢禮也者君不親為顯主而使宰夫云主人
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者謂兩君相見兩大夫兩士以
上則主人親獻也

宰夫獻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主人代公獻

無行則重賄反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
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謂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

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昔秦康
公使西乞術聘於魯辭孫而說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厚賄之此謂仲重賄反幣者也今文曰賄反幣。
賈氏公彥曰云秦康公者案文公十二年左氏傳云秦
伯使西乞術來聘此特來非庶聘庶聘則吳公子札聘
於上國聘齊聘魯是也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

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

命之辱

又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

敢拜送此宜承上君館之下。賈氏公彥曰此即上經

君即館拜送賓故鄭云此宜承上君館之下

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贊拜大夫之辭貺賜也大夫曰老

賓於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謝之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賈氏公彥曰若賓敬主宜致主人敬賓宜拜皆是崇敬若致與拜即是

宗新敬故不為若飲鄉酒送賓賓不荅禮有終相類也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樂與嘉賓為禮

過則餼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餼之生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主若不親饗食所以媿厲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言罪者罪將執之

辯正李氏如圭曰注云不言臯者臯將執之謂春秋時有執行人疑非古禮

案過則餼之所以媿厲之如漢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文帝更加賞賜以媿其心是也李氏謂執行人非古禮故春秋書執以示譏注似失之

其介為介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賈氏公彦曰謂饗賓於廟之時還以聘之上介為介若然上

經上介主人別行饗則是從賓為介之外復別饗也云
賓尊行敵禮也者若鄉飲酒賓主行敵禮而有介然也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卑不與齊禮。賈氏公彥曰前有小
國之卿大夫來聘則廢小國饗食之禮以其卑不並行
之

唯大聘有几筵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於廟不
為神位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

正義鄭氏康成曰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童名有為簋
者今文簋為逾

二百四十斗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一車之米秉有五簋

四秉曰筥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穡名也

若今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管者詩云彼有秉遺
又云此秉有不斂穡。賈氏公彥曰云此秉為刈禾盈手
之秉對上文秉為量名也引詩者證此秉為盈手穡即
此管亦一即今人謂之一鋪兩鋪也

十管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

稷音
總

正義鄭氏康成曰一車之禾三秬為千二百秉三百管

三十稷也古文稷作稷



